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亞美尼亞的政經發展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Armenia

doi:10.30390/ISC.199611_35(11).0006

問題與研究, 35(11), 1996

Issues & Studies, 35(11), 1996

作者/Author：龍舒甲(Joshua S. Lung)

頁數/Page：81-9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6/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11_35\(11\).0006](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11_35(11).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亞美尼亞的政經發展

龍 舒 甲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所助理研究員)

摘 要

亞美尼亞國小人少，但問題卻大且多。就政治與經濟兩方面之發展來看，特別是自她獨立以後，除了天災與戰爭的影響外，問題之主要來源若稱之為「共產主義後遺症」應不過分，簡而言之，即人的思想還大多停留在過去，對於來自西方國家的新名詞，如：民主化、市場自由化等，尚只見其皮毛而已。然而時間與環境都在變，蘇聯解體來得匆促，如此小國所遇挫折與產生的問題樣樣都是急需立刻解決的。在經歷了若干年的苦難之後，經濟好轉了些，但政治的全面民主化尚待努力以成。

關鍵詞：納卡地區、最高蘇維埃、亞美尼亞泛民族運動、捷爾—彼特羅斯揚、歐安組織、封鎖政策、調整體質方案

* * *

壹、前 言

今年八月二日下午二時，亞美尼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Armenia, RA) 的中央選舉委員會 (Central Electoral Committee, CEC) 宣布，參選第二任總統的法定登記時間正式截止。翌日，中選會舉行會議開始審查候選人繳交的文件及支持者簽名的合法性，同時，也研究他們的個人安全問題，以便於選前一個月內為他們提供各項必要的安全保護。

另一方面，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EP) 則公開表明，今年不再派出觀察團去埃里溫 (Yerevan) 觀察這一次的總統選舉，其理由是：亞美尼亞已是一個民主國家。^①至於聯合國與歐安組織，雖也表示同樣看法，不過，它們的人權組織仍會派出若干觀察員。

其次，由於七年多前的一次強烈地震，以及持續達七年多之久的「納卡衝突」之影響，使得亞美尼亞的經濟逐年惡化，可是在她獨立後的第四年，其情勢開始明朗，

註① *Aumenpress*, Aug. 5, 1996.

並從谷底向上攀升，幾乎是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至去（一九九五）年年底，已成為獨立國協十二個成員國中經濟表現最佳者。因此，西方各國與國際經貿、貨幣與金融等組織在注意之餘，也不斷派員至埃里溫，或指導經濟轉軌時期之脫困方法，或討論擴大貸款與援助項目與數量，這種情形，在獨立國協各成員國中已成為僅有的例子。

當然，亞美尼亞的經濟雖已呈現起色，但並非已經接近西方最起碼之標準。七月下旬，亞國政府有關部門曾和企業主展開磋商，就如何擴大投資項目、落實投資計畫，以及改善各企業經理人員之管理與運作能力等提出有效措施。總理巴格拉特揚（Hrant Bagratyan）特別指出，沒有具體的投資計畫才是真正令人擔憂的事。^②其實，亞國政府更期望早日改善投資環境，如此，經濟才有可能長期穩定與發展。

本文擬就亞美尼亞的政治與經濟之發展經過做一研究，其中政治發展主要包括國內政治與對外關係兩個方面，而國內政治與經濟部分，則分別對亞國獨立前的背景與其後的發展進程試作論述與分析。

貳、政治發展

一、獨立的經濟

一九八八年二月，隸屬於前蘇聯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國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NKAO）中占有百分之八十人口的亞美尼亞族人通過決定，要把該州劃歸亞美尼亞加盟共和國管轄；對此決議，阿國當局堅決反對。為此，蘇聯總統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曾經公開保證，要公正解決「納卡問題」；然而，蘇共中央卻派出內務部隊與阿國內務部隊聯手，在巴庫以北工業城市蘇姆蓋特（Sumgait）假「自決」問題製造流血衝突。當地亞族居民實際死亡人數則是官方公布數字的七倍。不久，亞、阿兩國互逐對方在本國的居民，雙邊政府亦嚴厲指責對方實施「種族清洗」政策。因此，也更加激化彼此的對立狀態。

於是，蘇聯當局決定對亞美尼亞和納卡自治州實施兩項政策：其一，派出軍隊至此二地區，一方面防止暴亂發生，另一方面則對由民族主義者與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卡拉巴赫委員會」（Karabagh Committee）進行鎮壓與搜捕；其二，成立一個「特別管理委員會」，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來對納卡地區行使直接管理。然而，這項管理在實施一年之後，蘇聯依然決定，把自治州交還巴庫管轄，^③至此，亞族人民對於蘇共乃完全絕望。

一九九〇年中，亞美尼亞最高蘇維埃代表們在會議中決議：選出正、副主席，以

註② Noyan Tapan Highlights, issue 124, July 31, 1996.

註③ 龍舒甲撰，「『納—卡問題』爭端之背景與發展」，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四卷第十一期，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頁八四～八六。

及討論共和國主權獨立的問題。八月下旬，議會繼選出新任主席，通過成立新政府與新總理人選之提議後，也通過了「獨立宣言」，正式放棄「蘇維埃社會主義」體制，並宣稱，今後國家要走多黨制的自由與民主之路。同時，因為蘇聯憲法與原來亞共時代的憲法已不具有效力，所以也預備儘早草擬新的憲法與其他法律。對於「納卡自治區」，則宣布它與亞美尼亞重新統一乃是不可分割的權利。^④

一九九一年八月中旬，克里姆林宮發生政變，蘇聯情勢自此急轉直下，九月二日，納卡自治州先行宣布成立共和國，脫離阿塞拜疆；接著，亞美尼亞亦於廿一日舉行全民公決，結果，投票者中，有百分之九十四點三九贊成獨立。^⑤

二、民族主義與政黨之關係

當初，奧圖曼土耳其占領亞美尼亞，對於亞美尼亞族之文化、人民生命與財產予以無情摧殘與掠奪，於是，居住異鄉的亞族志士遂計畫成立組織與行動，以長期對付土耳其。首先，有「黎巴嫩亞美尼亞人民運動」(APML)，不但出版刊物，鼓吹「反土復亞」思想，而且還支助「解放亞美尼亞秘密軍」(ASALA)武裝組織。一八八五年，異族統治下的亞族人，受到海外民族主義者的影響，也組成第一個本土性的「亞美納坎黨」(Armeakan Party)，專門從事革命運動。不久，海外亞族亦群起響應，兩年後，先在日內瓦成立了「社會民主革命黨」(SDRP)，又三年，繼在俄屬提弗里斯(Tiflis)成立了「亞美尼亞革命聯盟」(ARF)。^⑥該「聯盟」在成立的第二年，曾發表「宣言」，向土耳其政權宣戰。鑑於土耳其人一向手段殘酷，因此，這些身居海外的亞美尼亞革命者在行動上也採取冷血與恐怖的方式，一直到七十年代國際間反對恐怖主義力量聯合之後才告停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志願軍，聯合俄軍打擊土國軍隊的亞族人士不在少數。大戰結束後，亞國才獲獨立，即又面臨土耳其的凱末爾與俄共對亞美尼亞進行爭奪戰。一九二一年，亞美尼亞的「憲法民主黨」(CDP)、「社會民主革命黨改革派」(SDPP-R)與「亞美納坎黨」進行合併，成立了親蘇維埃的「民主自由黨」(ADL)，並支持亞美尼亞的共黨政權。^⑦

八十年代初期，海外亞族人士又成立了兩個組織：一是雅典的「亞美尼亞人民運動」(APM)；二是巴黎的「亞美尼亞民族運動」(ANM)。不過，隨著國際政治環境與時間的變遷，這些海外的政治組織，已由以往激烈的手段，改採和平的方式，去促使西方各國的領袖與社會，能夠瞭解與承認過去土耳其人所犯下的錯誤。

戈巴契夫的「改造」與「公開性」政策，對於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內的民族主義者產生催化的作用。一九八八年，當「納卡問題」產生時，亞美尼亞境內出現了「卡拉巴赫委員會」，其領導人是捷爾—彼特羅斯揚(Levon Ter-Petrosian)；在納卡

註④ FBIS,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Aug. 21, 1990.

註⑤ *Ibid.*, Sept. 23, 1991.

註⑥ M. M. Gunter, "Transitional Armenian Activism," *Conflict Studies*, No. 229 (Mar. 1990), P. 2.

註⑦ *Ibid.*, p. 8

地區則有「鶴 (Krunck) 委員會」，它們的目標都在促成納卡地區、與亞美尼亞的統一。不過，前者是向亞美尼亞共黨當局施壓，後者則是對阿塞拜疆要求脫離。這兩個組織均曾遭到當局的禁止。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被釋放出獄後的捷爾—彼特羅斯揚等人，分別聯合十個反對亞共的不同派系，組成了「亞美尼亞泛民族運動」(ANM) (後改名為「全亞美尼亞民族運動」)。它在十一月上旬召開過第一次大會之後，獲得了亞國最高蘇維埃的承認。^⑧由於「泛民族運動」與「卡拉巴赫委員會」的性質相似，於是前者遂取代後者，成為亞國民族主義者的主要政治力量，捷爾—彼特羅斯揚亦轉而成為「泛民族運動」的主席。

當蘇共呈現疲弱，以及在阿塞拜疆民族主義者組織一再向阿共施壓之同時，「泛民族運動」獲得了更多同胞的同情與支持。尤其當納卡地區危機告急時，「泛民族運動」竟捐棄成見，以行動協助亞共，結果，反而使亞共在其控制下的最高蘇維埃主動讓出四席給「泛民族運動」的領導人。^⑨

三、國會與總統的選舉

(一)第一次的選舉

一九九〇年初，亞、阿兩國軍隊曾經激戰，亞國對外之鐵、公路交通遭阿塞拜疆封鎖。亞美尼亞只得將舊有的選舉法做若干次修改後，即讓最高蘇維埃於五月間進行首次選舉。

當時，包括納卡地區十三名候選人在內，共計一千五百一十人競選二百五十九席議會代表；其中，亞共提名一百廿九人，屬「泛民族運動」者一百九十三名，不過，當新選出的最高蘇維埃於七月廿日開會時，實際只有一百九十五位代表，也就是說，尚有六十四個差額。開會首日，各派系展開合併，其中最大的民主派是以「泛民族運動」成員為骨幹。^⑩八月二日，六位代表競選主席職位，經過兩天三輪的投票，捷爾—彼特羅斯揚當上主席，並代理國家元首職務。而這次國會選舉，實際進行了七個月，前後共選了五輪才告結束，但仍有十五席未能選出，因此又修改選舉法。

一九九一年六月，最高蘇維埃投票，通過設置總統職位的決議，並訂於十月十六日舉行首次總統民選。當時有意出馬角逐總統寶座者共有十五人，但只有六人辦妥正式登記競選手續，^⑪他們分別是：

- 一、捷爾—彼特羅斯揚，由「泛民族運動」提名；
- 二、哈扎爾揚 (Rafael Ghazarian)，由「公民會議」提名；
- 三、愛瑞克揚 (Paruyr Hairikian)，由「民族自決聯盟」與「基督教民主聯盟」共同提名；

註^⑧ Peter Rutland,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in Armenia," *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46, No. 5 (1994), pp. 843~844.

註^⑨ *Ibid.*, p. 850.

註^⑩ *Report on the USSR*, May 3, 1991, p. 20.

註^⑪ *FBIS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Sept. 30, 1991.

- 四、納瓦沙特揚 (Ashot Navasatian)，由「亞美尼亞共和黨」提名；
- 五、沙爾基斯揚 (Sos Sarkisian)，由「亞美尼亞革命聯盟」提名；
- 六、馬努克揚 (Vazgen Manoukian)，由「民族民主聯盟」提名。

在選舉過程中，其他候選人曾一致抨擊「總統選舉法」有利於捷爾一彼特羅斯揚，並要求中央選舉委員會把選舉日期延後，^⑫同時，外國的選舉觀察團也對投票方式表示質疑，並認為其過程雖是自由卻不公平。最後，捷爾一彼特羅斯揚獲得了百分之八十三的選票。^⑬

自他當選總統後，即爲了政府體制問題而與國會長久針鋒相對，對於總統制國家或是議會制國家，雙方各自擬出一套憲法草案，並爲此而爭執不休。由於總統本人以及政府，在人數、資源分享與財政等方面對反對派多所壓抑與限制，故不免受到西方人權組織的批評，結果導致亞國面臨外援的困難，使得原本惡劣的經濟與社會形勢更是雪上加霜。

(二)第二次的選舉

一九九五年四月，亞國總統簽署一項改變未來立法機關的法律。首先，更改其名稱為國民議會 (National Assembly)，每隔四年要改選一次。議會中有代表一百九十名，其中一百五十名是經由單一選區選出的代表，另外四十名則是按政黨比例制產生。^⑭同時也規定：凡政府官員、安全機構與內務部人員、軍中文武職人員均不得參選。至於「國民議會代表選舉法」已於三月下旬通過審核，準備於七月五日舉行選舉。而在同一天，亞國人民還要爲總統版的憲法草案進行公決。本來，國會以單一多數決方式同意把總統版憲法草案交付公決之過程已是違憲，接著，國會又把「公決法」中第卅一條第九項條文加以修改，使得公決的票數在較低的贊成比例下即可造成全民接受的事實。^⑮

亞美尼亞獨立後的第一次多黨國會改選於七月五日進行，其中包含兩個部分：在單一多數制的一百五十位候選人中，七月五日當天只選出了一百廿三人，另有廿七人須在七月廿九日進行第二輪選舉；另外在比例代表制的四十個席位中，有十三個政黨與政黨集團登記參選，其中最大政黨聯盟要算是「共和國政黨集團」(Republic Bloc)，它由「亞美尼亞泛民族運動」等六個黨派與多位獨立候選人所聯合而成。結果，該集團以百分之四十二點六六之比例拿下了一半的席次，剩下的則分別由「婦女聯盟」取得八席「亞美尼亞共產黨」取得六席，「民族民主聯盟」得到三席，以及「民族自決聯盟」獲得三席。^⑯這四者中，只有「婦女聯盟」是支持總統及其

註⑫ *Ibid.*, October 11, 1991.

註⑬ *Ibid.*, October 18, 1991.

註⑭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Azerbaijan, Georgia*, 2nd quarter, 1994, p. 17.

註⑮ Report from the OSC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Delegation to the First Round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the Rep. of Armenia, Aug. 3, 1995.

註⑯ "Profile of the Newly Elected National Assembly of the Rep. of Armenia", *Armenian Assembly of America*, Aug. 30, 1995.

其政府的。至七月底，新國會選舉已告結束，全部席次仍有兩席未能選出，但總結這一次選舉，「共和國政黨集團」所提名者，共有一百一十九人獲選，而成爲最大贏家。對總統本人而言，足以成爲他施政的最大力量。

至於全民公決方面，在所有合格投票者中，只有百分之卅七點八的人參與投票，其中贊成總統版憲法草案者占百分之六十八。^①

根據憲法第三章第五十條與第五十一條之規定：亞美尼亞總統任期五年，到期前五十日必須選出下一任總統。^②所以，早在今年四月底，國會便已二讀通過「總統選舉法」，兩個月後，中選會成立；其中包括成員廿人，由國會中十個黨派各選出二人組成。六月下旬，中選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選出主席、副主席與祕書三人，並根據「總統選舉法」第卅六條宣布九月廿二日爲選舉日。^③

七月上旬，十位有意角逐總統的候選人向中選會遞交了申請表格，^④這些人包括：

- 一、捷爾—彼特羅斯揚，屬「共和國政黨集團」；
- 二、馬努克揚，是「民族民主聯盟」主席；
- 三、愛瑞克揚，是「民族自決聯盟」主席；
- 四、馬努恰爾揚（Ashot Manoucharian），屬「科學—工業與公民聯盟」；
- 五、巴達爾揚（Sergey Badalian），屬「亞美尼亞共產黨」；
- 六、薩爾格斯揚（Aram Sargssiam），屬「亞美尼亞民主黨」；
- 七、阿哈洛夫揚（Lenser Aghalovian），屬「納卡—亞美尼亞」；
- 八、哈札爾揚（Armenuhi Ghazarian），是唯一女性候選人，屬「保守派—民主組織」；
- 九、姆克爾契揚（Yuri Mkrtchian）；
- 十、漢巴爾左姆揚（Rafael Hambortsoumian）。

這十人中，前七位是由政黨提名，依照規定，每人需有二萬五千位支持者的簽名才可辦理登記，但後三位並非政黨提名，每人只需交出一千人的簽名名單便可算數。不過，情況很快地就有了變化：首先，女性候選人哈札爾揚所繳交的簽名人數缺少八人，故而必須退出。其次，姆克爾契揚宣布，由於當局阻止他收集二萬五千人的簽名活動，以及抗議「選舉法」的不公，於是決定退出選舉，不過他在八月二日下午繳交名單截止前，竟交出了一份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三人的簽名書給中選會。接著，因爲漢巴爾左姆揚無法籌措到二百萬德拉姆（Dram）的選舉保證金而被迫退出。^⑤

隨著選情的升高，反對黨人士爲要打敗現任總統連任的計畫，包括「亞美尼亞革

註① Vote Armenia ed., "A Report on the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and The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Armenian on July 5 and July 29, 1995.," Oct. 30, 1995.

註②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p. 16.

註③ The Law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on the Election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Passed Second Reading on April, 30 1996).

註④ Noyan Tapan Highlights, issue 121, July 10, 1996.

註⑤ Ibid., Issue. 125, Aug. 7, 1996.

命聯盟」在內的五個政黨代表於九月十日進行了緊急會商，隨後並發表一份聯合聲明，愛瑞克揚、阿哈洛夫揚與薩爾格斯揚三位候選人決定一起退出競選，並且全力支持馬努克揚。②由於形成了「四選一」的局面，捷爾—彼特羅斯揚對馬努克揚的實力已不敢掉以輕心。

誠如各方所預料的，選舉當天，包括首都在內的十一個地區，只有百分之五十四點二的合格選民去投票所，而現任總統捷爾—彼特羅斯揚則以百分之五十一點七五的選票再度蟬聯亞美尼亞的總統。③

叁、對外關係

亞美尼亞的對外政策以追求國家獨立與生存為首要目標；而由於歷史、地緣政治、民族衝突，以及地區經濟整合等因素的影響，在確保自主與完整的同時，發展和諧的對外關係自然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一、和俄羅斯的關係

對亞美尼亞而言，在所有對外關係中，以和俄羅斯的關係為最優先，也最密切。這當中確實是包含了歷史、地緣政治、軍事與經濟等方面的原因。

當初，亞美尼亞的民族主義人士在海外創立政黨時，俄羅斯也是主要地區之一。俄羅斯人基於現實的與心理的因素，曾幫助亞美尼亞人去對付異族，但也曾經實際侵占過亞美尼亞，並在某些方面壓制過亞族人民。亞美尼亞民族主義者政黨「泛民族運動」，以往即經常以激烈言辭反俄，並且散播反俄情緒與思想。可是在它成為執政黨後，卻又極力主張改善與俄關係。

戈巴契夫當政期間，亞美尼亞為了納卡地區而與阿塞拜疆發生爭端，亞國民族主義人士在此階段盡全力爭取納卡併入亞國之管轄範圍內，但蘇共態度則以設法不得罪穆斯林民族為主。不過，在政策背後，莫斯科方面同情與支持亞美尼亞者不在少數，他們確也發揮若干微妙作用，因此蘇共中央反而受到阿共與阿塞拜疆民族主義者批評。就俄人來說，在維護自身利益時，或必須犧牲亞族利益，或又得保障亞國之存在，所以亞、俄兩族恩怨交錯，彼此關係卻是難以兩斷。

蘇聯解體之後，亞、阿之間的戰火又延續將近三年，最後是在俄國施壓下簽署停火協議。此後，亞國與「納卡共和國」均與俄方保持良好關係。首先，在政治方面，三者之間黨政高層互訪頻繁。就以最近亞國總統選舉為例，葉爾欽為回報當初捷爾—彼特羅斯揚對他的支持，特別派出參謀總長柯列斯尼科夫（M. Kolesnikov）赴埃里溫參與兩國聯合軍事演習，④主要目的，即是為現任總統撐腰。另外，俄方也應歐安

註② *Ibid.*, Issue. 131, Sept. 19, 1996.

註③ *Armenpress*, Sept. 30, 1996.

註④ *Armenpress*, Sept. 20, 1996.

組織人權團體要求派出選舉觀察團赴亞，與歐安組織之觀察團體分工合作；但亞國選舉一經結束，俄國代表立刻打道回府，留下歐安組織觀察團難以對這次選舉做出完整觀察報告，俄方動作無異是明知選舉過程存在不法，卻又不願得罪捷爾—彼特羅斯揚這位俄國人的忠實盟友。當選情大致底定，亞國中選會之最後確切結果尚未宣布之前，葉爾欽早已馳電祝賀。^⑤

其次，在經濟方面，俄國對亞美尼亞之最大協助，乃是修復核電站反應爐，使之可以重新啓用，同時，俄方也依約供應核能燃料，以促其供給電力，所以，在總統選舉前，總統本人即已宣布，今年冬天每日可以供應民生用電十四小時，這個數字對亞國人民來說已形同施恩。不僅如此，俄國持續供應油料，亦有助於亞國之工業生產。事實上，兩國已簽署若干軍事、醫學科技合作與生產協議，當俄羅斯向亞美尼亞輸油供電時，自己也是最大獲利者。

第三，在軍事方面，亞美尼亞對俄國之軍事倡議、計畫與雙方所簽下的協定，無不完全配合與支援。當俄國表示維持外高加索地區穩定時，亞國對俄方所派遣之維和部隊，以及俄國駐外高加索軍區之部隊，均提供基地與一切必要之協助，如此一來，亞國則不畏阿塞拜疆再次揮兵封鎖；對於土耳其也無異形成示警作用。

二、與獨立國協的關係

在獨立國協各成員國中，亞美尼亞態度最為主動，除了三個斯拉夫民族間之合作與協議外，亞國對於國協會議之參與、決策之執行、條約之簽署、機構之聯繫無不積極支持。尤其當俄羅斯提出建立戰略防空指揮系統時，亞國率先表示意願。至於和其他成員國之間，亞美尼亞與格魯吉亞、土庫曼、白俄羅斯、哈薩克與烏克蘭等均互設有大使館，她們彼此發展著文化、經貿、僑民保護、科技合作、能源供應，以及軍事技術交流等關係。

亞美尼亞與格魯吉亞，同處外高加索地區，在過去歷史記載中，格國女王曾經協助亞國追求獨立與抵抗異族；後來，在亞、阿交戰階段，格國亦透過管線輸送天然氣與燃油予亞。再加上兩國同為基督教國家，並都受到回教民族排斥，甚至侵犯，所以雙邊關係中未存有積怨。在格國南部與亞國交界之處，居住著五十萬亞族人，他們是格國境內最大的少數民族。在近年來，由於受到格國前總統甘薩胡爾季亞（Z. Gamsakhurdia）的煽動，使得這些亞族人員受到格國民族主義者不平待遇，因此他們有意要求自治，甚至有人提議將他們居住地區移交亞國管轄，於是觸發兩國緊張關係，亞美尼亞更甚至陳兵邊界準備護僑。今年六月初捷爾—彼特羅斯揚趁外高加索高峰會議之後飛抵格國首都提比利斯（Tbilis），與謝瓦納澤商討辦法。^⑥

亞美尼亞與土庫曼之間，存有能源協議。以往亞國接受土方天然氣供應，但因亞

註⑤ *Armenpress*, Sept. 26, 1996.

註⑥ Liz Fuller, "Armenian President's Georgia Visit Highlights Tensions," *OMRI Analytical Brief*, No. 151, June 7, 1996.

國經濟長期處於困境，所以積欠大筆債務。今春，捷爾一彼特羅斯揚在土國威脅切斷供氣之後乃與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Saparmurad Niyazov）共同簽訂若干項政府間協議，土國考慮到亞國正在轉型艱難時期，乃將亞國之債務三千四百萬美元轉變為五年期貸款來償還；^②另外，又同意於年內提供十七億立方公尺油氣予亞美尼亞，較之往年尚多出一億立方公尺。

三、與鄰近回教國家的關係

與亞美尼亞相鄰的兩個回教國家即伊朗與土耳其。在歷史記載上，亞美尼亞均曾受到波斯與土耳其之入侵與瓜分，但一方面波斯與亞美尼亞淵源甚早，另一方面土耳其在近代史上，曾有對亞族實施「種族滅絕」記錄，所以在基本上，亞族人民對於伊朗不存在深仇大恨。自然雙邊關係也較亞、土關係來得穩固。

對亞美尼亞人而言，他們也想與土耳其發展較好關係，但唯一前題是土國政府必須承認他們過去所犯下的錯誤。可是至今安卡拉方面仍然堅持未曾屠殺亞美尼亞人，所以雙方人民怨恨頗深。而後亞國允許俄羅斯於其境內設軍事基地與部署戰機，以及亞國軍事單位訓練「庫德斯坦勞動黨」武裝力量，更使得土國不願打開與亞國之空中交通。不過，捷爾一彼特羅斯揚認為必須盡力消除以往心結，於是極力倡議主動開展雙方關係，^③數年下來，彼此交往著重經貿，層級不高，數額不大。另一方面，美國亦向土耳其施壓，迫其開放空中交通，結束「半封鎖狀態」，土國終於同意。實際上，亞國推展與土關係，主要係藉力使力，期能影響阿塞拜疆結束「封鎖」以及繼續維持停火狀態。當然，亞國也希望土國促使亞、阿和好之局。不過，這仍須等待時機。

至於和伊朗方面，亞、伊雙方均互設大使館，伊朗除供應亞國油氣、電力與民生必需品外，^④二者間還有貿易、服務業、旅遊、文教與科技之交換合作協議。最近，亞國總理巴格拉特揚訪問德黑蘭時曾表示，今後對於許多既存的問題，須以經濟整合之觀念來發展關係，以便共同解決。

肆、經濟形勢

一、天災與戰禍的影響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之報告，亞美尼亞自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五年間的經濟表現，就蘇聯的標準而言是相當不差的，其物質淨產值（NMP）曾以每年約百分之七比例成長，且高於蘇聯的百分之四點五。但自一九八五年以後，這個數字便不斷下降。^⑤

註^① Noyan Tapan Highlights, issue 106, Mar. 27, 1996.

註^② Liz Fuller, "The Thorny Path to an Armenian-Turkish Raprochement," RFE/RL Research Report, No. 47, Mar. 19, 1993.

註^③ The Current Digest of Post-Soviet Press, Vol. 47, No. 33 (1995), pp. 27~28.

註^④ EIU Country Profile: Armenia, p. 32.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間，亞美尼亞發生大地震，破壞程度舉世震驚，連當時正在訪美的戈巴契夫也被迫急返莫斯科，並隨即赴亞察看災情。亞國唯一之梅查默爾（Met-samor）核電站遭到關閉，從此，該國之電力供應，以及各項輕、重、精密工業癱瘓百分之九十以上。儘管後來有世界各國伸出援手，重建其災區，但是電力嚴重不足，已構成經濟危機之主要原因。

「納卡問題」發展為亞、阿兩國軍事衝突時，雙方戰火波及多處，除造成大量難民外，亞國許多農、工基本設施亦遭摧毀。而阿國為報復「納卡」宣布獨立，乃對「納卡」與亞國採取「封鎖政策」，使得亞國對外運輸為之切斷；與此同時，土耳其也與阿國立場一致，對亞國實施「半封鎖政策」，結果民生物資奇缺，物價飆漲，亞美尼亞所需能源與其他物資，只能仰賴俄國運輸。海外亞族，眼見祖國殘破淒涼，遂紛紛捐輸、或以金錢、或購物資，共同為挽救國家而出力。

亞美尼亞之苦難尚不止於此，原來鄰國格魯吉亞境內同情與支助阿塞拜疆之穆斯林族，不僅協同其他地區之回教武力在戰場上打擊亞國軍隊，同時，也組織游擊武力，專門破壞石油與電力管線以及他國運送物資的車輛，於是亞美尼亞消費物價膨脹如同雲霄飛車一般，而國內生產總值（GDP）負成長的數字幾近半百。^①在這般經濟與社會狀況下，世界各國均已認為，亞國毫無回生希望，若干西方工業國家之經援，主要是在亞美尼亞裔人士大力奔走游說下才得以履行。

二、經濟轉軌的實施情形

亞美尼亞之工業以製造業為主，而重要原料，如燃油與半成品等尤需仰賴進口，儘管政府多方補貼，但產品成本之增加，更是形成對外貿易上之困難。另外，由於戰亂與電力匱乏兩大因素，所有外來投資倚靠海外亞族愛國情操來支持。

亞國經濟雖沈至谷底，但仍有心意向市場經濟過渡。首先實施者，即農地私有化。因為亞美尼亞當局已別無選擇，遂大膽採用激進改革手段，自一九九一年起，僅一年多時間，農地私有化已初見成效，於是鼓勵政府把私有化目標指向工業、零售業與住房三方面。翌年七月，議會通過「私有化法」之後，食品加工業、貨物運輸、以及重工業等均一一排入私有化時間表，逐步脫離政府掌控。^②

至於價格方面，早自一九九〇年七月便已實行自由化，當時儘管物價上揚，但也刺激生產意願；一九九一年元月即進入第二階段，批發價格與關稅均告竄升；同年四月，又開始第三階段，食物價格在飛漲後經政府出面才告穩住，而其他貨品也同時實施價格自由化；最後，亞國政府於一九九二年元月，除仍控制麵包、牛奶、食鹽、藥品、水電瓦斯與一些運輸工具價格外，其他一切之物價皆已放手。^③不可否認的，據官方表示，自一九九一年年中之後的一年內，物價已上升百分之九百三十，人民怨聲

註①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Azerbaijan, Georgia, No. 1 (1993), p. 6.

註② Ibid., Armenia, p. 32.

註③ Ibid., Armenia, p. 35.

載道，而從政府公布數字來看，一九九二年之國民收入水準與一九七五年數字相似。農業生產雖增加百分之二·一，卻仍須依賴進口農產品與食物。

一九九二年冬季，在缺水、缺電、缺油的情況下，全國大小企業幾乎完全停工，又因氣溫長期寒凍，許多城鄉郊區不見一棵樹幹，反之，空氣污染極度嚴重，總統本人就曾宣布全國已成為災區。事實上，整個國家在經濟轉軌時的確付出了巨大的社會與經濟成本，並產生了痛苦的現象；這些包括：一、物價的巨幅波動與超高度的通膨數字；二、人民的薪資縮減，以及生產量的急劇下滑；三、新稅制的壓力，並阻礙了發展；四、工作機會被迫銳減，造成專家外流；五、黑市猖獗以及影子經濟迅速擴張；六、人民儲蓄的快速消失；七、新成立的金融機構與銀行規模的崩潰，以及成千上萬的存戶遭到惡性欺騙；八、人民對政府的無能與失信已經不再寄予希望。

去年，也是蘇聯解體後的第四年，亞國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協助下，開始推動「調整體質方案」。^④依據亞國自身擬訂的向市場經濟過渡計畫，必須做到以下若干項目：一、完成私有制機構的立法工作以及明訂其法律架構；二、徹底執行市場經濟政策；三、大規模的土地私有化；四、完善稅務政策；五、逐步消除政府補貼和完成價格自由化；六、貨幣改革與採用本國的通貨；七、建立新的銀行體系；八、大幅擴增工業與服務業的私有化；九、建立新的外匯市場與證券交易所；十、確保總體經濟的穩定；十一、完成第一階段的社會保障體制。

然而，在國際經濟組織的督導之下，亞美尼亞政府所執行的工作包括：一、在幾經修護、測試與評估之下，決定重新啓用核電站以刺激工業生產；^⑤二、調整稅制與徵收辦法以增加財源；三、調低關稅，以刺激對外貿易的成長；四、嚴格控制通膨數字在一定的標準內；五、繼續實施小型企業之全面私有化，並也逐步推向中、大型國營企業；六、取得國外能源充分供應之保證，以及有效分配與運用世界銀行等組織的貸款。

因此，從去年春季起，便已出現較多的成長數字，這對國際經濟組織、亞國政府本身，以及甚至有意競選連任總統的捷爾—彼特羅斯揚而言，均產生了極大的鼓舞作用。去年年中，政府又通過新經濟計畫，^⑥一面加速私有化腳步，另也不斷配合推出新立法案，諸如：公司法、銀行破產法、反壟斷法、簽約與雇用法、智財保護法，以及重新修訂外人投資保護法案。所以，總體經濟表現大致穩定。

三、經濟改革的展望

亞美尼亞政府目前對於經改的執行存在著高昂的士氣，但由於過去的失敗經驗，因此也不敢持有過度的樂觀，尤其對若干私有化企業的完成指標已一再修正為較為保守的估計。儘管政府已著手擬訂未來的五年計畫，但為維持每年百分之五的成長，以

註④ EIU Country Report : Armenia, Azerbaijan, Georgia, 1st quarter, 1995, p. 21.

註⑤ Ibid., 2nd quarter, 1995, p. 21.

註⑥ Ibid., 3rd quarter, 1995, p. 26.

及控制每月通膨在平均百分之一的目標，財經單位業已實施嚴格的貨幣與信貸政策，同時，也採取強化國家財政、增加公共支出之成效、加速中大型國營企業私有化過程，並進一步開放物價和去除不公平貿易限制與障礙等辦法。整體而言，亞國政府在財政、貨幣、改造企業與私有化、工業政策、農業政策、外債管理等方面都擬出了較為務實的規畫，藉著配合國際經濟組織之指導與協助，希望國家未來的經濟表現，在二〇〇一年時能達到歐體的標準與要求。

伍、結 論

亞美尼亞獨立之後，首先經由最高蘇維埃於設置總統職位後選出主席來擔任總統，並且以總統所屬的政黨領銜，集合各黨力量組成聯合政府，但因反對黨勢弱，且多受限制，對於執政黨與總統難以牽制。

去年七月上旬，在改選國會和為新憲法草案進行全民公決這兩方面，均見到政黨角力，以及總統有一再擴大與集中個人權力之舉。尤其總統本人雖屬務實，但對民意與民主之真正瞭解尚難以避免受到過去蘇共政治思維模式之影響。而眾多大小政黨中，稍大者均已結合為集團或聯盟，或執政、或在野，但不可否認的是，參加執政之「共和國政黨集團」者已見增多，至於稍大之反對黨則出現分裂之局，一半歸順執政集團，支持總統；另一半卻在苦撐，扮演反對角色，這種後共產時期之新型領袖和政黨競爭方式已受到西方注意。

姑且不論總統是否以新憲法鋪路，並又制定新選舉法，使自己蟬聯更為便利，事實證明，捷爾一彼特羅斯揚所得票數已較首次減少了百分之卅二左右；反之，反對勢力卻士氣大振，並謀求集中力量準備下次反撲。儘管國際政治領袖對捷爾一彼特羅斯揚多表支持，但不能不注意的是，不少人民在早知總統本人篤定當選的情形下，或因不滿其經改政策傷民，或因不恥其競選不擇手段，於是以拒絕投票作為抗議。總之票數銳減已是不爭的事實，至於所顯示之意義，或許總統自己可以明白。

亞美尼亞的經濟受天災與戰火蹂躪的影響至巨且大，國家獨立後，隨即經歷數年經濟危機，造成七、八十萬人離鄉背井，另謀生路，連些原本納卡難民，也再被迫走上逃難之路。執政者決心經改，堅持轉上市場經濟軌道，卻是充滿艱苦，付出不小成本。尤其貪污問題嚴重，已經損害經濟發展，並造成人民對未來前景不抱太大期望。不過，幸好強人領袖警覺，費力剷除掠食腐蝕經濟的敗類，並在國際組織監督與援助下，重建經濟架構後，總算見及輪廓，但原先痛苦影響未消，政府本身亦有所顧慮。所以新任總統未來的經濟方案，除更換較多財經與管理背景人選任官外，同時還會大力爭取外資與合作，配合改善環境，以維持至少五年的經濟成長。

亞國雖小，要想完善治理，確是充滿坎坷，但亞族人民似早已培養堅忍精神，未來幾年，經濟若能繼續好轉，政治民主愈見落實，那麼「多難興邦」或許可在亞美尼亞得到最好寫照與印證。□